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九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鄭譜香 蘭 乙卯九月

羅山方伯之師已到林翼派兵到蒲圻迎戰或言只此三千九百人不宜先進然我是主人盡以難事諉之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成敗利鈍古之賢者尚不能逆覩勝當戰敗亦當戰也賊勢之注於南岸者約五萬人羅山之捷散去一二萬人其聚於蒲圻者約三萬聚於金口者不過三千而下游之劇賊張子朋

已領其船自九江上駛楊之水師及各水師日來索餉而李鶴人又另索四千故本月所費口糧外另費一二萬其實多留久留費乃更大且所請補者亦是前欠非例外也弟思餉欠將三月矣欲水師成功非給以一月半月之餉不能多備米鹽久戀戰地若此二月之中藉羅山及塔公之寶勇以次攻復武漢則鄂事猶可爲若羅山因餉絀而頓兵或水師因餉絀而不能進即進矣又不能久駐危地則日久更難爲謀即武鄉之兵機純陽之點化亦嫌後時矣敬乞速籌急解至感至要弟營新集仁鳳兵强而將稍弱楊

之彪營將則强矣此外亦有兵無將之營大致倘可用惜乎以苦心挑練之勇一潰於金口再潰於奓山十去其三又從而汰之近日不能如前此之强矣從前打金口打入步街打蔡店高廟何嘗目中有賊奓山之潰何嘗非有心可憾之至然有羅山未必不可戰王鎭軍之勇多予保票亦或可戰給以餉項速飭進取乃今日之第一要義故近日之乞餉羽檄交馳非得已也能保九月十月無虧乃有望過此更難他省亦不能給也

復莊蕙生受祺觀察丙辰三月

得書披讀再四適與營官言軍事座中傳觀有泣下者知公之所憂者大而所慮者深矣林翼與閣下均是好心未必能擔當艱鉅而值此艱鉅即欲辭避而亦有所不能知我者惟公與澹村仲遠及同事數人耳初八日羅山其額弟先二日即駐其軍中與迪庵商定仍由羅灣駐軍洪山代領其衆是日寅刻此軍回洪山而羅公巳刻即逝弟與握手而訣此老道義剛大言不及私即危困而堅毅不撓喃喃囈語皆軍國民生之事可入祀　廟廷之儒不僅名將也賊因林翼久在洪山日夜攻我營礮子直墮帳中幸將士

倘能堅守初十日約會廸庵助我四營林翼自派六營以全力破其新壘三填其新溝五殺賊逾千數百人而我軍之鏖戰則自湘潭岳州以來未有如此之苦者也林翼一軍以仁鳳為強鳳之將為周得魁都司大子中腦不可救藥該員每戰必先是塔公舊部隨林翼二年大小百餘仗痛憾何如此等事任是如何忠義不能避死十四日賊壘又成一座其大倍前其高逾丈及此不破又難為力時會所逼難於同處御傾江水已長五尺非丈許則河渚不能淹沒非丈五尺不可用計也水師營中人才頗盛有鮑超者目

不識字而嚴明曉暢勇敢尤其餘事弟已言諸楊軍門乞渠往楚另招三千人爲陸路如武漢可得林翼誓以此身此心堅守二城即飢饉師旅期以三年苦守如覓不可即得廸庵豈能久留鮑公亦後起之傑也又有劉峙衡者與廸庵埒廸欲之弟亦欲之廸公天姿近道木訥厚重少文蓋辮侯也其思念滌公欲援江西是血性中人林翼不遣去則已遣去則須以六七千人畀之蓋十萬悍賊不易剿辦若分枝則兩無益而徒失良臣不可不慎也湖南允代林翼辦軍械招新勇而屬我自謀其餉林翼之窘於正餉外另

有邮賞三萬餘耳總之虛實誠偽公道在人閣下之心豈私我哉盡力以謀事此志斷不可懈

致周笠西樂　丙辰

理財之道仍以得人為先以閣下心術正大又慨念時艱涉市之壟特以奉勞擇人先品剔弊以漸其地方利弊所在隨時條列以備講求士紳之才品兼優可備楚國之寶者尤須敬慎以訪求之得一正士可抵十萬金天下事固患貧且弱楚禍尤甚而所以貧弱之故則正氣不伸而偽士得志也求才是先務理財亦須先求才也鑄臣樹人菊人三君子均經理營

事薦賢以救我楚兄之功也武漢終可力復年前血戰攻堅傷我水陸千七百人而士怒未伸蓋攻之之難與戰大異而我師亦可謂出力矣

致胡蓮舫大任王孝鳳 丙辰 三

沙市之鹽行意主於我頃得笠西信以每串十九文歸行用弟思揣再四是千金之本月可息千金利權大重盡歸之於商儈矣譜與蕙本無擅長可持請之抽用作公費者鹽務乃官府之所肥惟謝無分先岳陶文毅前督伊莘農不取用於鹽此亦[illegible][illegible]楚之官其不倚牢盆爲生涯者鮮矣鹽日[illegible][illegible]大計矣

謂之爲此亦前此太守及他處云云耳利之所在即爭之所在設無此項又將巧取而害仍歸於國計於公家耳謂非利此之人欲事之成而姑以餌旁伺之口耳至外閒抽取或多五釐亦只問其爲公爲私太餉與否宜昌水運之鹽利通兩省陸路之入行者可抽用水路之不入行者可至鄂至湘官爲榷之不得以權委之於會也利歸於官倘有逼迫入公之一日只在擇任一二人則利歸於我矣利歸於會則上無訪察之權統馭之術豈非自失所憑哉且以利爲利官權子母試以千金衡之凡鹽行之以千金爲本者

每年得息三千金即足矣利市之大無過於此若以路過之鹽任其抽行用而無制奪官之利旣病於現在之餉擅自以爲制尤苦於楚北之民大不可也如以此爲得計弟當改弦撤帖乃可弭謗以釋爭否則異日楚北之民其留貽禍根由我而起我本武漢罪人罪尚未贖更增一大罪案亦不可也此事出於弟之創舉有明之季始造根窩昔年嘗笑其謬今思之蓋亦弟等急切求餉留此根窩爲異日弊藪乎或未盡然乎古語云利不十不變法誠爲老謀尚乞通盤籌度弟之始意必欲爲此誠以求餉也辦事不可有

戚見惟期爭之有濟於公理之必歸於是利之必得其平而已陳孺子之割肉可宰天下蓋言均也官有私固不可爲訓商之擅利行私壟斷獨登勢必取我現有之餉而盡歸烏有豈非自貽伊戚哉幸深籌之

此事如弊多利少有碍於現在之大餉弟卽停帖及此時猶可爲也意翔於我有過則當改之吾輩心跡當如青天白日也至奏案與現辦章程不符非弊也少言之以期待外餉免部詰耳若弟主政則並一奏而無之此非請與憇之短長也軍事少閒暇而此事恐辦理不平日夜懸懸特此縷致此逆之敗遄旋焉

隊之功弟無尺寸之力將士之功在湘潭岳州之右

致周笠西　丙辰

弟處之窘諒在意中上半年尚賴鹽課今則杳不可得弟前此欲兄酉楚以拯斯民蓋楚民之阨是近六年天下所獨也憫念之至頗思力圖補救然大官一味偏好虛詐小人逞志之秋欲以碩果回春是所謂一薛居州也繼思一意東征只得置武漢於不問耳如弟者才力不逮中人心志向上特其意趣尚不大謬耳居此而自愧自艾不如臨陣殺賊必得死所蓋藏拙之道可倖免一生之罪戾若委曲艱難到底一

事無成則身名之敗裂人亦不諒我心其如後世之議何由前之說取廖鑄臣王麟洲足下賀月樵文任吾羅仙可牟皓升鍾雲卿方卓然黃虎卿諸公之已可倚任者爲之倡然後各從其類以茹進不過二三年正氣必伸楚地可大治澹與蕙與譜固弟所深信密保者也然事權不一邪氣方張不如弟之繼念專意兵事從賊所向與之終始卽令潰敗決裂而我之名目在我之志無愧最便宜者莫如此法矣至楚北兵事除迪庵最深固不搖然所將只五百人爲至精其餘四千人又其次也撫標現在萬人應汰者有二

于人即近日所招致守青山者如何紹彩之膽力亦一時無兩然
尙不能如迪庵也張榮貴勇而少學問丁篁村勇而
廉正無條理周芝房正而嚴厲閱歷大淺李景湖才
情紀律過人而臨陣未能衝鋒義渠細密而膽氣稍
遜部伍最整鄧叔明樸質而見識游移不果決又有
鮑超者英鷙無匹而天姿太鈍凡弟所用之將在北
岸則超羣絕倫在弟視之可戰也未盡可恃也又如
水師勇敢有餘然須用得其法矢以小心乃可不敗
其本領亦在能勝不能敗之列此皆弟一二年精思
而得之無一字虛浮者也天下事大難幼年精力半

耗於八股及時俗應酬是以學識太小本領太低爲不如志爲可惜耳我鄉自嘉道兩朝以來顯宦如趙文恪陶文毅嚴樂園先生均有可傳其後如李如雞則無所表見可傳者亦未能如晉之陶侃唐之郭裴宋之韓范司馬李伯紀況其不能自立者耶精力學力殆是下等豈不自憾老兄念我最深切何以教之北省紳士近日只得一人許金堂頗瀟樸不苟且亦無虛浮名士之派惜年已五十九矣

致胡蓮舫周笠西王孝鳳　丙辰

輩中極賢敬乞速爲援濟此軍頗强頗知恥並無鬧

事之人天下惟要臉者不招人愛而不要臉者偏愛之矣自來家庭亦然假如二子同居一子不肖父母兄弟鄰里乃愛之惜之周濟之一子勤苦謂其尚可緩也亦大可笑事即如江西之援軍及浙師舊隸江西之部曲在今日總算强兵然百餘日無餉矣若吳若皖之兵以十餘萬計未必如此之厄亦可慨矣此時愁病日深夜仍數起肌膚欲削心緒不佳

致鄭小珊敦謙少卿 丙辰十一月廿五日

武漢倖復然已遲鈍矣頓兵城下實已一年附賊之久則二年矣且自軍興以來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

陽四陷　國計因此而絀民力因此而凋弊已極此
番欠餉已積四月其得倖免潰失兩城同復則是天
之憐楚非人所能及也現已派兵直下以期南岸藩
清大約陸師交李廸庵統帶水師交楊厚庵統帶馬
隊交都直夫統帶均有餘力所不足者餉耳如
大廷飭一強有力者專司餉事不使湖北之兵餉爲
他人所奪則此後或有可爲所最可危者湖北兵將
文武無一堪戰守之才刻下倖而得此而可慮方長
計近五年以來鄂省所費　國帑以千萬計而兵將
文武何不能戰上年武昌失守城中兵勇萬二千人

賊在十里外遥樹黃旗城中巳縋城盡散所餘者僅
陶中丞多首府并五六人耳頓足搥胸不死何待又
如廣濟之役楊霈亦統萬餘人敗賊回竄不過二三
千人一潰再潰直奔八百里而後止此奔潰之衆與
其將領至今安然無恙也又如本年襄陽之事土匪
三百餘人府縣率萬餘人禦之見賊即逃不一月而
脅從且二萬人非馬隊二百唐義渠千二百人赶緊
赴援則直不可思議矣湖北文武兵將大抵如此所
以然者何也將不得人不勇不廉不知兵畧若夫兵
則天下之人皆可用也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

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此兵去之大敵矣今年收復與四年滌帥塔帥收復又異者年只九江安徽有賊今則江西入府僅復袁州一府此外七府未復而七府之賊均可與武昌通蓋武昌一府與江西之義甯武甯瑞昌處處毘連萬有不廣不必多賊而兩城仍恐不保蓋習成若性恬不知恥也至省城淪陷已久文武將官視紀綱法度漠然無動於心所謂悍然罔顧者現已劾去約二十人眾怨之府其以我為僞矣然應劾者何止此數撥道法守蕩廢已久餘 國虐民視為本分設歲大飢民不堪

命揭竿而起者蓋不必粵匪而吾民亦將盜弄潢池矣又北岸川楚無籍游勇殆萬餘人以掠民食爲生幾何不窮且盜哉大抵游勇之患法在懲之於始尤在愼之於微其投効軍功大半無賴妄報八百實無百人即使足額領餉之後見賊即潰潰後即又顧之他仍可領餉軍事無律莫此甚矣其弊在司兵政者不求將而先求兵營之披衣裘者不提其領漁人之撒網不挈其綱且勞之也將自斃已今日之小事即異日之大事今日之小盜即異日之大盜今日之土匪即異日之流賊易憤童牛之牿尤戒履霜之漸蓋

誠鑒乎此也林翼勢必不能久留於鄂林翼之力已竭神已疲而民生之困窮亦已極矣武漢豈可再失耶侍在此一日必劾貪吏怯將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然亦有必不相容之勢矣如率師東征以目下兵力攻城必不能取勝而野戰尚有七分把握猛將尚多廉將亦不少所慮者鄂境再有小警則凡秦晉巴蜀之餉必無挹注於我軍者卽予之者能以奉

旨爲爭而奪之者又以事關緊要從緩補措爲詞且已奪之後卽必不可得矣爭之亦徒貽　宵旰之憂而失　國家之體然亦必飢而已矣如分兵遣

將下勦待力尚能及此本省之餉不能籌十分之一以歲飢民困被擾太久且太多也太約本省之力不過養勇七八千人而刻下待之水陸其二萬餘人分勦分防一時實難盡撤馬隊不足二千允推精勁月須二萬其餘本省兵若勇尚二萬餘人戰則不可恃而滋事有餘亂萌方卜是以僅養八千之力而養五萬人柰何其不飢且困也凡此可憂可慮之事積鬱於中久矣撫可與言者而鬱結更深老前輩與仙舫老伯愛我最深何以代籌幹帆留心世事亦可密思侍耿耿不寐之衷可否乞代致樞老爲我一籌則東南幸甚武漢爲荆

襄之咽喉荆襄為南北之關鍵即如近日收復則京銅京鉛亦可設法挽運今日天下之大計以保鄂為要譬之鬪者一犯手而即扼其吭則頭仆在即然則武漢之必應設重鎮無疑矣 延議以為何如侍五月以來瘡痏徧身不啻百孔八月至今瘌瘥久延日夜十餘次苦於口不言病耳蓋義不能言且不忍言縷縷奉告

致鮑春霆游戎超 丁巳

去年奏定以弟改帶陸勇已蒙 俞允今擬以弟前往湖南招勇弟可先選將官三員每人可將五百

人者先擇其勇次擇其才尤須深擇其品預先到營
面議異日即以爲營官勇由彼招必能得力募勇之
法兄處即備札及咨與銀先行遣回湖南之道州甯
遠江華新田招集勇士到省約計一月之後弟即兼
程前往長沙逐一挑選編定隊伍計九十月可以到
鄂到鄂之後訓練一二月乃可大戰也弟除三營外
另招三百二百人作親兵而弟實統三營之事約計
精兵一千七百八百人兄再以強壯敢戰之仁營副
仁營寶營鳳營共二千七百人隸於弟標下已約四
千五千人矣則所向克捷必成大勛一宋國永已改

營官瞿定國亦改營官此次可選勇敢特著兼有才品之營官三人一哨官爲最要緊之事必須十分可信十長管十人十長得人則全營皆可恃兒思陸師難於水師水師一哨十餘人多則四五十人哨官有膽則全船之人皆無可退逃舵工頭工皆有膽而一船之人萬無逃路亦無退法陸師之稽查約束難於水師然亦有簡捷之法營官哨官不逃不退已得十分之三假如五百人六百人之營放哨官五人副哨五人既已精選哨官矣哨官又各選十長可信者十人十長管十人只要同隊有可信者二人則其餘七

人均不能跑何也出隊不過六七成爲定一隊不過六七人有三人膽大則其四人不能不同行卽有退縮一查而知打三五仗之後膽小者亦變爲膽大矣總之治兵在提綱領三字而已擇營官擇哨官又擇十長則萬無不勝之理一口糧章程本營與滌帥舊章大致相同可飭營官來鈔領一分一軍械帳房均一一自製然糧臺近日已造有湖南精緻之軍械帳房儘可領用惟斧鍬須自行打造須學農人之樣莫學做官人所造之樣乃可適用一經費先可每人日給百文到成隊之時卽速來鄂操演到鄂之日按章

支付一經費可先帶一二千金到楚後兄再付萬串

一每營兵額之多寡至多不得過七百至少亦必須五百人乃可出隊太多則稽查不周照應不到又不能多分枝以營官不能分為二路也太少則力單五百人出六七成隊有三百餘人儘可打仗若三百人一營卽太單矣

一幫辦以人品為先而經手帳目銀錢者尤為緊要每營須二三人乃可照料此事最難營中有壞種萬事皆廢而奸猾生監花言巧語媚骨逢迎尤為萬分可惡

一勇丁以山鄉為上近城市者最難用性多巧猾也

一百技藝皆可為勇農夫獵戶

尤妙惟書辦差役斷不可爲勇亦斷不可招入營中營中不能無裁縫剃頭之人另給工食不必冒勇名入勇册一古人募兵琵琶腿車軸身之式取其多力也又陶魯於六七萬人中定爲標式挑入格者不足五百人已横行一省建立奇功專挑多力之人亦是一法然終以膽量爲先隊伍爲上多力者亦可備一格耳一擡槍大礮易學鳥槍非一月不能學打獵之人較易一招勇以道州甯遠爲上湘鄉亦可江華新田東安等處次之如他處有勇士亦可十取二三而總以一方一縣之人同在一營爲宜取其性情孚而

言語通則心力易齊也一川楚不和久矣將是蜀勇勇是楚則川人不過五人六人至多十人恐其終必不和也一營制如每營用七百人則作為二營用五百人作為三營隨時酌之可也以上各條大概如此其精微處緊要處至在擇頭目選營官哨官與隊長耳他皆枝葉事也

致牟皓升　嗣龍

聞廉吏之風久矣勤苦之至感念何深閣下蓋以伯戎之節為士行之勤者弟倘擬特薦而未發前此乃單務例章不足以盡公之美也昔年有餉無兵近年

有兵無餉下游積欠百餘萬矣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乞餉之書與申包胥七日七夜不絕聲相似而憐我之人殊不可得秦哀無衣亦不再唱矣本省餉項以鹽課爲大宗然蟻慕羶行魚多漏網辦理不得其人立見減縮楚中廉吏弟以閣下爲第一人宜昌之事必借長才大局所關維持匪易閣下卽多勞而又烏能已乎弟志在東征百折不回但望夏秋之閒九江不潰事必可爲從此勾當公事不僅保楚兼以保吳弟力又非能保楚保吳也有都與楊與李以爲將弟等只須謀餉以助之耳尚乞念鄙人至愚至拙之

哲裘與申甫麟洲妥爲經理以濟時艱爲幸

致周笠西司馬

前得手示因麻城事緊賊逾二萬日夜征調批發裁答殆逾二十三十起遲遲未復周子佩昨日到省一見良慰然遠道訪我心以爲歉應復之事開列於後

一襄堤之事專派沙市貿易人尤爲弊藪弟已札飭莊公岳合並面告岳合當以此事爲下車初政一鹽務辭卸之禀弟早已批道準行意欲以年易公公才長於吏事民事以權利應酬之事煩公非其志也秀卿燕生均不願換人弟思換人則釐金之事實不盡

故必公試舉賢以備訪可耳救天下之急莫如選
將治天下之眞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標吏事如治
本子佩歸時再言其詳一　沙市釐金紳士禀求卸責
此必不可行之事弟在鄂一日必能保全實心任事
之員卸異日有閒言然釐事弟所專管苟其實心弟
若不持正論顧大局非夫也去年沙市釐金之謠言
與鹽務之奏同日同年而語之事弟處之一筆了之大
樹於鹽事屢屢其難了而又誤徇人言談過於嚴步
爲此節頗覺不得其平其應繳之項閩已入奏如何
緩頒之處候與莊道酌商一　麻城之失只一營駐守

頭起之賊以八千人間道襲入而大營三千人在湖
城邊界者聞警折回已無及矣近到續賊約二萬人
三千人苦戰十日幸倘未挫刻下又續調六千人馳
往廿七日可齊希庵前往統之必得力也設九江早
復大軍東征則此禍又如四年之慰農矣弟正月初
旬即選將募兵添益四千五百人三月乃齊倘有新
到未及點名即札派調發者刻下餉日絀而兵日益
一人之焦苦直不可言喻而同此心志者究無分憂
之人又大股竄浙江已入蘭溪東南之局殆其日危
天下事並無起色禍不在盜賊而在人心綱領不立

是非不明也

致牟皓升

展閱手書具悉宜昌鹽務經閣下經理章程秩然凡事得正人君子董理自能坐鎮一切昔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其法祇在用人而已閣下關念大局時以兵士枵腹爲虞固能實心實政不愧廉吏也皖賊竄擾蘄黃一帶前月得都將軍忠義倡先有廿四日之大捷然該逆裹脅尙衆逆壘尙有數十座我軍餉竭兵單撐持無術憂憤實深耳

致周笠西司馬

襄堤利病應酌辦此等事在府縣得人不得人則賠以書經周禮一部終是害人之法非保民之法也弟於荊州事日有憂慮而不能條理得人負愧滋多楚中一二賢者又多不好為官無可如何星槎先生患病急歸此老出山必能有造地方進年萬事一畀益之積勞太過弟之罪也安得此等人布之郡守何憂天下不治公欲卸鹽事具體尊意此地固不可久居也願以一縣展其素志乃有實濟然亦必須有人替手如平如鍾庶幾可為替人耳

致周笠西

近時大局艱難只求一二有心之士力濟時艱濟之之法壯者殺賊廉者謀餉耳謀餉之法多籌一文即有一文之益所望於吾笠西者甚大蓋軍興八年昔年有餉而兵不强近年有兵而餉已竭下游貲欠百餘萬兩可危也已查四年六月湖北潰城之日人人知其餉竭援斷至今楚人尚憐青公弟查其時有李虹橋遺牘欠餉約一月耳尚有穀十萬石銅二百萬斤今則欠餉六月無錢無米其情形十倍艱於往日望老兄與憇公譜公及沙局正人極力謀畫毋使弟

爲楚之罪人是幸

致鄂中僚友 戊午

林翼於八月十一日扶櫬回里前奉 恩旨賞銀治喪賞假回籍苟非全無天良豈忍孤負 君恩託詞自便惟是奪情起復名教攸關天下之患不在盜賊而在風化已則尸位何以教人籌餉籌兵在目前爲急務而自大端論之則此僅末務也秀峯宮保寬仁博大推誠待人實能主持東南全局其器宇度量有含已從人之概林翼相處最久相知最深非敢漫爲諛詞巧自脫卸也羅澹村莊蕙生均極一時之

愿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至都直夫舒輔廷楊厚庵李迪庵均冠世名將但令鄂省不缺其餉皖省不撓其權必能指日成功而秀帥心地公忠能顧大局此鄂事可以無慮者也儻以煢煢在疚之身尸戀官位杯巽之心愈悲矣刻已涕泣陳情當可　俯允昔江陵奪情負天下之大謗以江陵之才力勳德功被海宇而天下猶且非之儻才力不能有所成就是為進退失據之人矣

再致鄂中僚友　戊午冬

十三日起程十四日阻風雨西陵港湖南之勇左生

任之同舟來者五人皆非軍旅才可分理小局差委耳楚軍倡義以來如江如羅如李如劉如王均大將之選江忠烈才氣無雙可以兼督撫而有餘尤爲楚才之最大者不數年而凋喪殆盡其生此數君子者所以明人事之當然其卽生卽滅迄無成功者是則天運之自然然則天意盡可知矣膽此滁生與不肖之林翼又奚以濟楚軍既全覆於皖是卽林翼平日所謂兵勇之氣如猪脬然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鍼之隙全脬皆消也此時若卽逃將逃勇濫收濫應以此補救卽三五年亦無成效不見賊則已見賊卽潰

矣應侯到營與希公安商另辦滌生先生之軍病疫此危機已致書切戒不啻大聲疾呼矣如滌帥率師圖皖尚可稍安楚疆但恐　中朝游移不早定策迫皖豫全失乃更催促之亦晚矣曾記廸庵每克一城林翼即作書戒之惜軍中無智謀之士稍爲贊助一蹶不復再振傷哉此時欲求此厚重木彊之大將忠誠剛毅之名臣更從何處得來傷哉林翼出則非禮不出則不義出亦於事無補不出則於心尤不安只此一副精神智慮竊恐終貽天下後世之譏耳智慮生於精神精神生於安靜林翼之　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力䖏此有愧其何以濟事

傷殘之營固難整理不戰而潰散之營亦須嚴懲應訪問周至分別開明以便林翼之採擇林翼既以軍事而出若不能軍則此出更屬無謂一鮑超一營二月未曾領餉糧臺委員只求省事此心幷未實到營中平日發餉之文書名爲隨餉發出實則交給委員代發一發則不復再問其收到與否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與已無涉也應請查明委員劣蹟作稟以憑參劾一湖南之勇已由左公代募林翼既已先行必有陸續趕到者兵不在多而在精將不在勇而在謀此次之敗其過仍不在兵寡也其長沙募勇聞已起

解經費矣應聽左公斟酌一臨出署時曾以錢漕徵解比較之冊託之子山應請速查報解完欠分數吾輩作官如僕之看家若視主人之家如秦越之處則不忠莫大焉林翼必擇其尤玩者特劾之天下之好劾人者林翼是也天下之至不好劾人者亦莫林翼若也此意請稟之藩糧先行以翁意函飭札飭能成全一分亦是美事其不願成全者弟等亦無可如何耳一捏災之州縣必應特參亦乞查核一夷船聞已到漢是何情狀何日下去可專人於水次報之一不張蓋不設儀仗不頂戴不入署前已明言之矣此次

應面商一二日卽先行馳入希菴營中或借糧臺一宿或在舟中一二宿均可惟萬萬不準糧臺及州縣費用一文天下作大官人視州縣應酬爲天經地義除需索供應講究應酬別無所思別無所知是可恥也必力矯之一欲鎭壓地方或看旨意緊否掛酌借受卭信此爲地方餉項營汛呼應起見於我心仍歉恨之至

致李希菴續宜觀察 戊午

昔漢光武於伯兄齊武王之慘死枕邊時有涕泣而平時言笑如常兼以其時密刱大業另樹鴻基葢英

雄作事以大志爲尙不可作兒女子涕泣自效且天下之賊多而亂亦日甚涕泣悲傷可以止亂耶可以有補耶徒爲庸人亂人所恥笑不如不生此世林翼何嘗不引此爲深痛況我兄之至性至情百倍林翼者哉然而必爲此言者願公之思其大而顧其遠耳闔廬在姑蘇此積弱之國也其欲强國也見怒蛙而式之以蛙有怒氣故致敬禮所以敎國人戰也軍中取材專尙樸勇尙須從有氣概中講求特恐講求不眞則浮氣客氣夾雜其中非眞氣耳又行軍之道智畧居首勇力次之保國之道全軍爲上審時審勢審

機爲上得土地次之吳王夫差庸妄失國人也然其復父仇也則使人呼曰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如此經年而仇竟復特信用宰嚭寵縱西施不能善其終耳擬近年以此呼三軍之士有願爲復仇報恩之人者敬之禮之愈蓄愈感愈養愈深特不可輕試耳

致司道　戊午

爲將亦須稍具智畧審勢審機是爲上策此番長城頓失堅貞安重之將亦且無人何况智士哉林翼此番作孽不小與廸菴共事最久秉之以歸致全軍歿

於異域罪一招何凝來甫到十日即羅於難罪二若此人不死倘有一將可用天下人最多將才最少是可痛也所委解餉之員非人鮑超等軍兩月不得一餉罪三丁葦村一門孝友家世儒宗強以爲將覆於三河且其父死其祖死林翼均不準其歸家罪四軍事以氣勢爲主以百戰之餘覆於一旦是全軍皆寒此數萬人者將動色相戒不可復戰賊何日得平楚又何時可保哉罪五到鄂後即辦應卹應劾之委員劣蹟及糧臺支放日月乞先行查明爲要

復李雨蒼雲麟茂才 十一月二十三日

十四日得書幷另疏一紙應復之事開列於後來書言季公許以兩月半全餉而尊意以四箇月爲期蓋起募去到鄂必須四月也書意似須另添一分之餉查新募未成軍未起程之先伸縮多寡原可裒益似季公所許亦不甚少如實在不敷弟與季公非吝財者酌量加益可耳至謂將長夫招齊由旱路起行以習節制此計頗宜凡步隊不可使狃水路之利狃其利則習於巧便而不耐苦流弊轉多矣來書極是另疏謂今日湘勇利將終而害將始頗有識畧凡兵勇均不足責責在將耳湘將如羅如王如劉如李設介

不死合而謀東南之事湘軍必可成功惜天意之遲
回與人謀之外錯茫茫四顧尚不知將畧其誰屬耳
吁來書以次第詳明布置周密一語爲綱所言良是
其餘所言似均有見其要歸於不急功不辭費六字
某不敏既以度外之士期兄豈復迫促時日以督過
爲能漢用陳平不問四萬金之出入欲求非常之勇
又豈以出納之吝爲志哉惟鄂軍章程已行之三年
四年所御已二萬人軍法與國法以畫一而後可守
二三則囂然不靖矣未便輕爲改易如有必不可少
之處應另立公費名目以劑其盈虛如異日爲敵騎

兵則另定鄂軍騎兵之章益減於東三省之數而優於綠營之制也又來書拳拳以明年九月調用爲囑林翼志在久練以成精兵斷無欲速見小之心但時事有不可言語形狀者試令兄處武漢武漢適有寇警兄能晏然自處謂吾軍必不可戰乎試令兄處襄樊而襄樊之境爲賊窺伺民望屬於我軍迫切乞命又能退然自謙乎君之所陳猶是贊議總之所言者法耳綱領之要成敗之數不系乎此大抵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將才不外智勇二字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即沮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

戈大事難成而其要以得人爲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設五百人之營無一二謀畧之士英達之才必不成軍千人之營無六七謀畧英達之士亦不成軍世事狃於昇平人心習於巧利僞才百出混亂成風君其專精於此乃克有濟他非所屬也

致都直夫與阿將軍 十一月廿四日

聞兄欲三路進兵此策至善但我軍兵力尚有不敷進攻新亡合弟六兄又復盡忠國事悲感良切據此機勢暫宜堅守以待天時人事之稍爲轉移乃可大舉并進兄之密探以爲賊勢微弱迅速進剿必易得

爭林翼之過賊之大股必轉而與袁與勝與張爭勝其守石牌太湖當是另股我軍不進則已進則須求萬全設賊以大股乘我并力上援必須吾之兵勇能與堅守能與力爭乃可進取否則殆矣古人行軍不問賊之強弱而先審己之強弱今獨有老兄一路為强耳南北二路尚弱似須林翼到黃州蘄州實力審察如不能確有把握仍以固守待賊為主不敢輕進也此番之誤誤在兵分力單以致大挫雖血戰而得之四城不旋踵而委棄於賊兵事以全軍為上得士地次之善戰多殺賊為上攻堅斯下矣假令李迪菴

得桐城之後分兵守集賢關而自行駐守桐舒之交歛兵養氣以待賊之來援先以最弱之營委令嘗賊賊必驟勝而驕我兵亦必戒愼而懼然後并力圖之賊可大破不待賊來而輕進以瀕於危又顧慮後路之虛而一分再分是以敗也實則分留之營鬧前軍挫失不戰自潰究無絲毫之益也夫兵以分而乃得勢譬如手之五指以分枝長而得力兄之五指以不能分枝而不得力此兵事之大勢也然分兵必須有人才能獨當一面者果何人乎此林翼之所深懼而深愧也老兄以三路分兵爲示誠謀皖之至計不如

此必不能成功然林翼只能深信老兄一路其餘三路尚未致信盍義渠守將未能獨戰余際昌新挫未臨大敵李希菴痛兄意念悲戚所收新敗之卒竊慮其膽氣先寒聞警自擾故林翼以爲目今二路尚不足信也秀峯中堂奏滌生移兵圖皖　廷旨尚未準行湖南駱中丞又以爲言　聖人見督撫意見符合或必採納而滌生見廸菴之殉難又深感中堂相待之誠或即奏明請行亦未可定此計果行則老兄一路滌生一路希菴一路無論賊勢多寡總可成功總可復仇若滌公竟不能來則須俟招集之人稍

稍堅定新募之營稍稍練習乃可如願耳又老兄以楚皖交壤條條是路防不勝防欲蕩殄寇氛保固疆界非力剿不爲功此誠至要之名言古今不刊之大計林翼之所以不憚征繕盡力謀餉以養此兵者蓋亦深知不能戰於竟外者必不能守於竟中也應侯軍氣稍充即從鞭鐙至諾刻下田乾溝涸禾稼未興林籌枯槁馬隊便於馳驟此誠識時務之至言然二路未能齊進至羈討虜之功尚乞稍抑忠藎觀時而動草興已九年矣緩急不在一時與一事也志在平賊而已豈可以一時一事輕於一擲哉大抵兵貴因

機事貴乘勢今觀於令弟與迪菴之殉難機勢稍鈍矣必應稍爲審愼遲回則事不勞而功必倍至太湖一城若幷力以取之尚不爲難然與其攻城而損銳氣不如養銳氣以待大戰也閣下以爲何如

致嚴渭春樹森觀察　二十四日

林翼負土成阡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滿百日即馳拜父墓匆匆返里三處幷作一祭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風雨已六日急不可耐頃得下游十九日來報幽尚無恙賊不能乘我軍氣奪幷力襲我吾知其無能爲矣林翼此出勢處萬難蓋出則非

禮不出則非義出則於事未必有濟不出則於心大有不安與廸菴共患難交最深聞難不赴非友也且值時會艱難叨竊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諉巧避之私鬼神鑒其微矣惟旣以兵事出當馳往下游治兵爲先借受印信不過籌調餉糈董戒州縣耳斷不敢冠蓋堂皇偃然自處胸中無數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爲歉條書於後乞卽集思益我一此次兵敗過不在寡前一月連克四城俗士驚喜以爲兵將如虎如熊殆將飛而食肉林翼早竊憂之四次寓書相戒聞舒克一城中傷千人攻堅爲下策已犯兵家之深

忌得桐城勇丁有私獲則無鬭志矣兵不可貧亦不可富不宜無傷不可過傷夫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事尤必以智計爲先迪菴之爲人木强敦厚安重不遷設遇盛時必爲周勃之勛今則四顧茫茫無可委託賊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菴至性戚戚於心其智畧較勝其兄其寬大尚遜其兄蓋狷狹之士也設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設希菴異日負兄骨歸湘則鄂中大將殆虛無人且此次道府州縣副叅千把死者千數百人人才殄瘁莫此爲甚郎如丁算村其治兵

智略稍遜而忠勇不欺即欲求此等裨將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劉星槎等之初入軍營留備將選者同時殉難殊可憂傷此爲鄂事之可慮者一也自昔周瑜陸遜陶侃柳仲郢均撫交廣或兼白帝長沙零陵等州郡以數州之富養兵不過五萬人今則一鄂而供征兵五萬人之食賊不可了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餉日少非餉之少也不敵其兵之多也處此時勢而不能去弱留强去奢從儉設一旦有水旱之虞民穀不登禍亂之來不在賊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養人爲職分能養者爲仁不能養者爲暴人至飢餓則必

不畏死苟悅不云乎人不樂生不可齊之以法蘇軾不云乎賒死之與忍飢等耳此誠千古治國之至言姑即今日湘鄂而較之湘中鹽茶百貨月計可十五萬所出不過十萬鄂中入僅多數萬而出乃多至十餘萬湖南失守地少倉穀尚有存者鄂中幾無粒米之存矣鄂城只有捐穀數萬石遇急可稍應飢兵不能養民荆襄爲天下之要又頓以不耕不織之重兵不知已捐穀若干石若以錢貨爲重而輕倉廩在樂歲則可狃於便安然豈遠慮近憂之道哉意欲廣捐穀之招徠以治其標而又寓屯田於防守分汛之營

以固其本公明於今古之略為我詳思而核議之夫言貨則月少十萬兩之銀言食則一省之大公家無三五日之糧然且以為安也與燕雀處堂何異此鄂事之可慮者二也天下以盜賊為患而亂天下者不在盜賊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鄂侯治漢致若佐許武鄉治蜀景略圖秦其得力全在得人蓋無一時一事不以人才為急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衛靈而不喪國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覩矣鄂吏貪庸者即令以范文一筆勾去亦恐前去後來猶吾大夫也於事何濟竊欲旌獎一二賢才以

爲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從焉鄙人之於求才亦頗至矣然樸實之士狷介之守尚有一二求其識時務具智畧負奇氣者亦不數數覯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鑒別之疏不足盡天下之才夫人才隨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視用才者之輕重而至我之分量窮極夫天下古今則必有天下之才應之某之不才誠竊自愧古人必使各舉所知立賢無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幾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編列條目徵求事實飭司道府各舉所知其有奇才異能必須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牘舉薦

竊謂此爲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畧安在此又大可慮者三也閣下智畧勝於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致蔣之純凝學觀察 十二月十四日

所轄各營乞飭將營官哨長十長姓名籍貫開具一冊寄交弟處以便查閱又營中幫辦賢奸雜進尤關緊要亦乞飭將姓名籍貫開示又所轄各將孰賢孰否孰强孰弱將官之勇怯營規之嚴寬與一切利弊之所在均乞詳悉示知夫軍事以求才爲本得人爲上多而不治不如求精嘗笑世人好兵多而不知人

才少則多之致敗也尤速人才多則多可勝少亦可勝且兵少則賊輕我必不固守營壘必來撲戰可以求不攻堅而殺賊無數不攻堅則不傷元氣來撲戰而勝之視攻壘攻城之殺賊必多是在深明兵畧者之默爲領會耳

致袁午橋 甲三 欽使十二月十六日

尊示屢以繞舒廬下手節節南攻爲囑林翼之意亦深以爲然同人所慮者深入重地餉道中梗耳疑未能決伺乞詳示義渠觀察穩實有餘現駐陳德園專防蘄州一路統勇三千餘人勇敢者多智慮之士亦

少始意欲以此助淮北於六月擬之七月乃成之其時先慈見背遲至近日尚未成行殊深歉愧應請斟酌緩急備公牘示之如此路守定不致滋蔓則南路尚可措手唐公是樸實人不堪為他人任使專隸麾下則尚可盡力也其進兵之路是否由英霍取道敬乞預示

致嚴觀察 十二月十六日

初十日到黃州十五日迪公忠骨過此迎哭於野悲軍國之委託無人非僅私誼也奉書指類詳明蓋於事理真有體認者軍中未及詳復摘敘梗概於後荆

州捐穀一節所慮深遠博大蓋豐稔不可久倖而戒
備當及幾先弟之愚此蓋恐一旦飢困將破吾良法
耳此法志在十年不變則民利國利而州縣亦大利
所謂此法者即七年弟與公手訂之章也蔭雲不食
主費志行甚高嘗恐蔭雲博愛善應酬貧難自立今
則不計貧而毅力奉公湘人志氣日趨於上矣屯田
捐田一節所論極得情偽畎畝版築魚鹽之中乃有
英雄膏粱子弟決無英雄以積習不除不知情偽艱
難也求才一節如童子木李雨亭張洊三閻丹初范
雲吉范百崇穆海杭均當陸續奏調惟李雨亭是軍

務省分之官措詞須妥耳笠西雲卿一節沙局不可無此公宜昌不可無此公兄可函之省垣聞欲笠西巽日履江陵本任也

致郭筠仙太史 嵩燾 十二月廿四日

軍士傷倘可完大將亡不可贖楚才殄瘁國事殆不堪思矣林翼必竭二三年之精力以求補救而成敗利鈍實非所料昨祭迪公文有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倘公爲命以至於今又有與公同命靦顏倘存之語又有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等語文詞甚悲切巽日當錄呈左右迪公碑記謚法乞錄

案示之羅公一案亦乞補錄林翼擬合刋一本寄呈
翰林院　國史館幷將前後戰功刻入以垂後來以
備史臣之採取林翼精力殆將不支然無法可避只
合捹去譬之大海遭風不行亦未必活命也此時大
計應速求統將二三人僅恃希弁一人尚不足也求
之未得我勞如何令弟三先生闇其天分絕高左公
之論謂德則公兄弟自一而二而三以天定之序爲
定謂才則公兄弟自三而二而一以人事自下而上
也公思之果有當耶三先生能助我否

胡文忠公遺集卷五十九終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

長沙鄭敦謹
湘鄉曾國荃 編輯

致曾滌帥 己未正月初四日

進兵之議尙待再酌謹條列於後尙乞指示一 全軍然後能保楚保楚然後能謀吳此理至明聖人不易楚軍之將希庵如碩果如魯靈光無論其勛勞甚大品行絕高固當爲國家愛惜保護之卽林翼私交亦實有不可相離之隱林翼同行則希公只管兵事戰無不勝其官事外事及竟外無限之事均可代勞此

其爲力也其細已甚而在希公則受益頗切其應酬者一也一目下兵力其未經挫敗者鮑統三千三百人多統四千數百人王錦堂之四千人經多挑選一千七百人居然可戰蔣之純四千七八百人數已逾萬力已不單其收集之營幷希庵舊營新募及林翼新募又不下萬人現均駐紮黃州若如都將軍之意以多領鮑及其餘各單爲一路以希庵領各營及蔣爲一路一走石牌規安慶一規潛山兵力有餘都意以爲如此則有戰有圍必安慶得後乃行進步意在不急圖舒桐也果如所議則氣勢旣盛轉運亦尚不難尙未與希庵面商此其應酬者一一賊不得

逞於驛路必由潛山伺英霍之虛以犯楚疆七年夏從張家塝入兩蘄始有黃石港但見潰勇之詒七年冬張家塝設重防以唐丁余守之八年春夏之際遂由六安直趨羅田商城入麻城黃安其時恃有希庵舉國安堵無恐然力尙不支致煩迪公自援黃安賊乃退走今以大力注重太湖而邊地僅有余珍將際昌之二千人唐義渠之三千人午橋求之頗切未便久羈致失前約即兵驕而怯將太老實恐無用也固嫌其虛而腹地尤虛荆襄之警無歲無之此其宜酌者一湖南四年即無粵匪入境其其猛將壯士之倦而思歸者踵接於道五六七八等年湖南未嘗一日忘兵事湖北則強寇在門而宿將無亦奈何其敢不懼都公奏請林翼

駐黃梅已奉　旨允林翼此番總須以兵事居外東征三年未可卽安於衙署堂皇固無疑義駐黃梅不過作轉運之督使隨希庵則較親切林翼不知水師戰法且有厚庵則不勞遙臆于預然駐劄之處卻須水陸氣勢可通則彼此有益此應酬者一諫士之欲林翼劫季公來鄂則于春與印渠部下之三賢將將予取予求同氣同聲林翼亦湘人也疑未敢決大約季必難搖動于春恐不忍舍欲備南路之保障印渠三將其才力性情字號丈已盡知乞示其詳此應酬者一林翼去鄂局勢頓大七年冬盤旺槽折亦旺

餘銀四十萬以補春夏之不足而外間不盡知也八年冬用費太廣兵數太鉅較七年虧欠七十萬兩然百貨錢漕皆旺於秋冬此時不覺其窘應速汰弱留強乃可善後否則明年夏令必有不支之勢然此事尚易爲謀餉事究比兵事差易求謀餉之才比求統兵之才亦較易嚴劾中飽未必不自愛其鼎林翼即暫入皖境半年之內尚可不虧此其宜酌者一 以上各條敬乞訓正夫求賢如相馬今使萬馬爲羣中有千里馬而人不識即識之矣狃於駑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林翼之慕才其志則美矣而本領不

及器量不及得毋類於世俗之好馬者尊意早已屬於賢才近日所得必多便中乞示悉為感

致左季高正郎 正月初一日

到窗松與都面議仍暫返黃州定期即進途中過霽節侯未春深冀年穀之豐補我才力之短佳節思親私戚不釋除夜輾轉待旦踽踽獨行無可與言得二十日四更手書稍為慰心廸公之卹極優奉硃批另有旨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欽此廸贈總督其父賞光祿大夫封典二子賞舉人并送部引

見並銀五百兩餘均照例俞允璞山無此
殊恩此豈文字之不如我耶總之天下奏牘僅三把
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此三子者名次高下尚待千秋
自問總不出三名之下儻其抑志搏心備精爲學則
不肖尚未可量也李雨蒼信來急欲得黃子春一單
同來鳥則擇木未知子春視鄂人爲何如雨蒼以爲
鄂任召募之費則可來湖北斷無不任費用之理湖
北不至如是之鄙湖南必無以費用爲去畱之理湖
南亦不應若是之淺林翼所患者湖南之患在嶺南
必須畱作干城耳鄂之謀臣則曰丈之聲名已彖

天心凡官凡紳之人　見者均蒙垂詢想像之
神與商室傅巖維肖等矣丈在小淹自嗟遲莫世無
知者則曰除非　帝賚良弼乃可耳今已名在
九重轉有憂色能憂是吾丈見道處鄂人言不必
急求子春亦不必急求印渠部下之三將惟有劫丈
來鄂位以薇柏則子春諸公不期而會此計爲鄂謀
則忠且異日不肯他徙鄂尙可保其用意亦頗深遠
特不肯亦湘人耳疑不能決求賢如相馬得千里馬
而其人之本領不能用與無馬同知其良矣而性嗜
駑駘之便安則千里馬亦且自悲今日之事得毋類

是然則爲鄂謀者其劫丈耶其僅劫子春與印渠二將耶丈其示我乞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影本地圖盼切盼切甚於求篆書也

致陳秋門光亨給諫正月初四日

歲杪於循松途次奉二十一日手教反復思議尊旨大有可疑匿而不言轉失誠敬之義查錢漕一項乃歲用之常經非征軍之正餉因征餉日迫借官廉及坐營兵餉一半以救目前實則征軍之專望鹽課與牙釐牙帖已爲强弩之末所恃者釐金耳又湖北歲入正供歲不滿百萬何須請撥部款三十萬以養荆

州及各營官兵此則百十年之舊章也今則正用之百餘萬兩如前而每月加增征兵月餉三十萬兩去年攻九江卹賞七八萬兩三河桐城卹賞十三四萬兩加以造舫修船及帳房軍火每月火葯二十餘萬觔礮子二三十萬觔又須數十萬兩是正支之外歲須三百九十餘萬兩鄂力其何以堪此時俗之人則曰專乞於鄰耳乞人可憐亦可恥使乞之而得猶可曰於事有濟乞之不得困於外不如反於內求於人不如求於己此固志士之所宜嘗膽臥薪爭自樹立況吾儕桑梓於楚者哉竊嘗考古今之跡治世與亂世不同用而愛民之

心則無不同將猶干城也兵猶爪牙也農猶根本也商猶枝葉也欲保楚莫如謀兵欲養兵則不能不任勞怨以籌餉故寬其意於錢漕所以培本計而致厚於農民嚴其法於釐金所以開財原而致力於兵事非獨苛於商賈也商逐末取利厚緡算亦便農力勤取利微損一分受一分之益所以培根本也若如俗吏之志則必以加賦加畝費爲得計是將重困吾楚民矣聞興國釐金前輩之意總不謂然或曰凡商賈乞緩乞薄公無不應者其信然與又七年興國捐輸至盛星槎去後大戶富室之捐至今未能繳清或疑

公之有所徇然與至錢鋪之不應添與漕事前函已明又漕折不僅利民亦實利國河運果通何須官爲買米以運太倉也春夏到邊當可以不盡之意面爲申明此其大概耳林翼年十五前輩已通籍承明素深欽仰本無纖嫌因有所疑不得不言又賓因籌餉萬難思得前輩助力以爲鄉人觀感乞爲楚謀之此番到鄂事濟猶不免爲罪人不濟則罪無可赦將才之摧殘若此天意人事大畧可知不敢惜此身以託於孝名而此心彌傷矣

致安陸府邢星槎高魁　正月初四日

弟正月乃返黃州不日仍馳往下游也弟左右無人希庵欲公仍總營務弟意公之吏才乃可治行第一可開鄂之風氣可使在位以為矜式不欲公之富貴公亦不自欲富貴欲使名垂千古并使鄂吏羣知天下作官人固應如是也然希庵謂吏與兵較兵為大且謂自有公而吾之左右皆正人斯言良信何去何從乞公為我蘇之酌之

致唐義渠觀察

探聞天堂一帶賊頗注重其太湖石牌已有守而不戰之勢則賊意必由天堂一路或英或霍或六安另

有所注意矣從英來犯則陳德園可遏其鋒從霍來犯則羅田㬎縣蘄水亦緊從六安來犯則可以假道豫之商城或徑從固始分擾楚疆轉出黃德之交矣此時大計應於賊之注重者著手應否待其來戰應否先期進剿訓營昌營自信有幾分把握應否添兵駐陳德園一帶以便進兵者無從顧之慮或應分一枝進紮英羅之界如松子關之類以潛伐其謀而預防侵軼敬乞集思公商所以教我

致鄂臺總局　正月初四日

林翼於初五日已返黃州專候希庵到營另行商酌

進兵之策澹村先生所寄甄別密件卽由林翼處主稿約節內專摺乞囘明中堂年終　恩賞福字并荷包銀錢銀錁食品乞惠生先生作謝摺軍中本不尙修飾之文況羣經在軍尤不宜以四六自鳴應請代撰簡約質樸之文爲要劉印渠部下如劉坤一江味根李明惠乃賢明之將也已函致之特恐湖南不放耳南路日警已挾劫季高爲我謀之又希庵欲湖南之勞山礮祈以銀四百兩便寄季高代購十座弟處已函致矣

致雲貴總督張石卿亮基　正月初八日

函繕十日尚停未發滇事誠難措手雖以武鄉侯之才若非藉蜀中物力滇亦難了假令以公督蜀則滇黔可望漸次削平以公督滇目前實屬窘于去年夏間曾以此意詳函告之雁汀先生遲至四五月乃得復函尚謙讓未遑也不謀黔滇蜀中獨能晏然安處於高堂之中耶公手書以未能出省殺賊爲恨林翼之愚則曰且問公麾下將才何人吏才何人羣盜如毛之日若必以親臨督勦爲能尚不算本領明公素負知人之鑒尚乞專精於此餘皆枝葉耳鱗爪耳季高先生　天眷至篤倚注獨深季公在小淹時每

與林翼縱談自嗟遲莫以爲非夢賚良弼不可有爲今則大類傅嚴之象形惟肖而轉覺愀然不樂蓋湖南必不可無此公而籲門中丞尤不能一日離也屢屢劫之竟不可得奈何奈何鄂事仍恐不支勉竭其愚仍以求將才爲第一要政求之未得我勞如何去秋擬以三五千人岔午橋至今未行終必力謀之午公軍事最苦以無位無權也林翼與午公未謀一面而獨憐其誠豈有私哉

致訓營唐義渠觀察 正月十八日

得十二日書敬悉一切進剿太湖之舉聽閣下斟酌

鄙意凡兵總不宜逼城太近太近則萬一役路旁路有賊而我軍既慮其後又慮其前頗難爲力應紮何處及阿余二軍如何行止均聽尊裁弟不能遙制也

致多禮堂都護 正月十八日

得正月十五日賜書敬悉旌麾已抵太湖若能誘戰戰勝之後賊氣必奪當易於得手攻城則自古無良法蔣道唐道阿參將各營悉候老兄指揮至紮營之地亦似不必盡逼城下須留精兵以備援賊也承示蘄州張家塝及麻城黃安一帶須撥兵嚴防弟思兵力現非不多無如獨當一路之將不可多得現定於

天晴後移營適中之地以便策應一切機宜仍乞老兄隨時指示弟必遵辦也

致李次青觀察元度　正月十九日

益陽奉復謝函并璧厚賻非薄於老兄也老兄之清貧萬萬不敵老弟之富厚迪帥飾終之典近百餘年無與比倫人亦孰不樂爲忠義强爲忠義哉林翼負大罪而出不可爲人事若有濟猶恐貽天下後世之口實不濟則更不堪問嘗讀史見袁粲褚淵之忠奸其端先判於此事實用憮然要之近二三年必往軍中必力圖皖事皖事定吾楚可安弟亦當陳乞以贖

大罪矣希庵氣固弟氣亦尚不衰弱前撰祭廸公之
文文之字句儘有不妥而氣性淋漓即此一端或尚
可辦成一二事耶其文質地頗美乞老兄同滌丈點
竄以便付梓溫公之忠骨已得係湖廣督標馬兵劉
步瀛之力去年覓廸公與小石之忠骸亦此人也弟
等各營近日擬進駐蘄水星槎署安陸誦聲冠楚吏
實可爲吏治之準繩國人之矜式惜弟左右無人營
務不理蓋弟處自有星槎而吾之左右皆正人四月
以後仍當調之入營也滌丈如有保摺乞以篠泉保
湖北記名道非私於鄂人也欲以鄂爲中原之樞紐

故求賢獨急耳如嫌不合例則林翼應專奏以求之

致訓營唐義渠觀察 正月二十一日

現在官軍與太湖城賊相持攻之不可圍之不足且直逼賊壘若其久頓久攻萬一援賊旁至轉成牴觸亦慮狼蹏其蔣道一軍駐荊橋所以防石牌也其唐道阿參將一軍已進南陽河尚未能即赴太湖愚見太湖之克復遲早尚未可定卽克矣亦未能多殺而轉慮士卒之多傷應於英山潛山開道以七千人另爲一軍直搗虛處不攻城不逼壘專主於戰不主於攻儻此計可行賊若屢次挫敗則三五城可同時拔

之惟此起必須强兵强將力可制賊乃能有濟又山路之崎嶇轉運之艱難亦須周咨博訪乃可審度辦理又羅田英山一帶採辦食米足敷每日萬人之食否轉運潛山霍山天堂等處夫力不致遲誤否亦應先籌手此奉商如以爲可即切實示復卻不可宣布於外也

與各帥論兵事 正月二十一日

兵事以過城爲下策以攻堅爲難於得手得一堅城破十巨壘殺賊不多賊氛仍熾而士卒傷殘元氣不復此非用兵之至計也又兵事當逼城攻壘之時如

雀之伺蟬志在於蟬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後假令攻堅不克志懈力疲他賊旁援往往誤事此近九年之通弊也鄂之謀皖已歷二年總未得勢則以兵祗一路也七年賊畏黃梅之馬步而間道從蘄州張家塝內犯已繞黃梅之後八年馬步力扼宿松於張家塝復設重兵賊又從間道由霍山繞麻城黃安直欲乘虛以犯漢陽德安之邊境惟我軍之未能批亢擣虛而賊匪乃得以乘間抵隙無他備一路而虛一路故賊得以狡焉思逞也八年麻黃之賊以李公昆季之精兵并調省營二三千人又調宿松二郎河霆營

三千人幸而獲勝勢尚洶洶今弱一箇矣謂之何哉
八年之秋皖民稍見天日以分道揚鑣另有一枝勁
軍前行也然不過一月之久前功盡棄廸公非不知
兵分力單勢必不支然一分於彭湖再分於蘄黃三
分於桐城四分於舒城所帶之勇又皆攻堅之餘創
殘之遺其忠心義氣可感其分防分守之苦心亦可
憐然則謀皖之事若再枝枝節節而爲之可逆料其
必無所濟無論九年現在之兵力不能如八年秋後
之精卽令力攻而得太湖得石牌得潛山得桐城事
事如前而分防分守仍不能不如前是終不免前車

之覆況其必不可得也說者曰急攻安慶得安慶而鄂乃可保竊慮安慶之未必卽克而賊之踞石牌者方且修城濬壕爲久拒計爲久拒計則必不急與官軍交戰矣攻城無良策自昔已然是說也心疑其曠日持久而又虞他賊之從霍英以襲我後說者又曰以全力攻太湖攻石牌然後以一枝循安慶作圍兵期以二年之久如潯陽之四面合圍斷其饟道一枝循潛山作戰兵伺賊來戰隨機策應是說也較爲得力惟英霍一路尙嫌其虛六安一路無人守禦從英霍可侵兩蘄從六安則可達光固而侵麻黃蘄黃均

屬空虛賊不得逞於此必將竄於彼以期官軍之御

顧而回勦仍是七八年之故智耳唐余二將可守於

蘄州而不能分守於麻城羅田蘄水心尙危之且石

牌太湖又豈易得耶似無實在把握或謂以唐以余

以阿以蔣分駐蘄羅英霍作守局而以李公速進石

牌林翼隨之以多與鮑進太湖都公統之作戰局其

說然歟或謂旣以蔣道扼荆橋矣異日可進石牌旣

以多鮑唐進太湖矣異日可搗潛山不必改調卽使

賊閉匿不出而攻不足者守有餘是黃梅一路已無

他慮若以黃州之勇七千人從羅田英山出潛霍之

天堂專主於戰不主於攻深入虎穴則各路之賊必麕集來援如其布置得宜接應有法大戰數次十數次賊氣自餒而各城守賊將無固志是說也其計頗奇蓋以兵出於潛霍之境是已據羅田蘄水蘄州之外藩則內地之防不勝防者禦於戶庭之外可以無虞侵軼其得力一也不走石牌太湖之正路而以拊其背者搤其吭前面太湖石牌安慶之賊已屬自驚且必糾聚而求戰較之逼近城壘與礮石爲仇者不同其得勢二也惟兵出於潛霍之交山徑崎嶇地勢較險米糧軍火轉運最艱非躬自督辦則呼應不靈

非多設委員招引紳士則轉運必誤且賊所必爭必有大仗非強兵能力戰者不能奏功此則必須籌酌盡善者也總之非三路分進終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枝枝節節而爲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陸將領精力盡疲英華衰歇是欲速而反遲也若審勢審機駐兵於賊所必爭之地使賊欲不戰而不可得則一半年之後城邑可盡復是似遲而實速也更有奇者昔東吳晉宋之際公瑾士行均以舟載陸師登岸殺賊洗脚下船此東南地勢如此自昔已然若以另枝由江流登岸築壘伺便進剿兵來之先賊必無

備設備之後兵又他徙兵退之日賊必弛備弛備之後兵可倏來不過一年賊已備多力分疲於奔命此申公巫臣教吳之至計也又宋世龍驤將軍張興世以軍入横浦所謂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亦制賊之奇也似可於一萬水師之中挑選將領兼習三四千步兵如舢板十六人以八人兼習步兵口糧須於水師本分應領外酌議加增以水師之半習步則登岸之後乃有患難相依之情若以陸師改水或借船以渡陸師則情意不孚難期共事也此

計若行賊無不滅之理此又兵事之至奇而至當必乞速籌者盖不僅三路竟可變化不測作爲無數勝著也湖北月費口糧須三十餘萬兩月欠口糧在七八萬兩若不裁弱留強急求戰法則年復一年終歸於飢潰而後止以上各條非千里請戰之意亦非欲築室道謀也軍事重大安危所係一人之識見固不可有自是之心即衆人之思議亦當求集思之益用敢縷陳其槪乞訓正賜覆不盡欣企

致司道及各局二則 正月二十三日

攻堅是近六年所切恨之事必應急求戰法覓精兵

良將於活著則滿盤棋子皆活審地勢審賊情審兵機均須從此著精神然斂抑自思非知之艱而行之爲艱亦談何容易乎近察情形擬月杪月初移駐蘄水之六廟鋪游家嶺一帶距蘄水下四十里距蘄水之界嶺上六里距黃州城百三十里下游有警百三十里兵行須三日矣是必應下駐乃爲正辦距羅田百二十里比黃州駐羅田少近四十里暫行駐紮刻下太湖之多鮑唐步兵萬人以外馬兵千人以外尚有蔣道六千人在荆橋兵力不爲不厚惟賊匪堅閉不出不得勢耳四眼狗言正月若不回援金陵當分道犯鄂若回援金陵請囑賊將愼勿與戰

如項羽戒龍且之法此十二月二十五日有醫士逃出之探報也林翼近來惕然深懼非畏賊也畏此身之無所補益徒負名教耳吳廷華新立新仁營其才力膽量似勝尋常亟有淸肅之氣或是將選乎必選將養兵而後疆土可保總求司道總局分局力持定見屛絕虛浮雜費卽善後事宜亦難一一速辦恭必久保疆埸然後有善後可行若其不保又何後之足善乎此須切實董戒昔張太岳奏稱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切望認眞奉行

致都直夫將軍 正月二十三日

弟回黃州後再四商酌只嫌蘄州蘄水羅田麻城後路空虛賊以大股來犯固恐不支即以小股分擾亦屬可慮盖百姓與營兵之不能見賊即一二千小匪偷入其紛紛驚擾必致上煩藎勞矣弟意似不可併作一路併作一路必致內地告警牽動前敵弟已定計前往蘄水下四十里暫駐再行審定進兵之路至太湖兵力現在不薄然鮑鎮之意只知力攻唐道之號令隊伍能否整齊尚乞諄囑多禮堂查看總之賊不戰則我兵必有力攻之心賊來戰則我兵恐又有

難戰之勢是宜求戰法不求攻法乃爲妥當老兄所示先自穩固乃爲至善是兵家之至計弟之愚見凡兵總不宜逼城太近太近則援賊若至不便接仗即城賊出仗亦不便施展也乞訓正示行

致訓霆二營 正月二十四日

太湖之兵勇計共一萬二千餘人聞四眼狗初七日自安慶已至太湖此厚庵來信如此也然一萬二千之兵若再嫌少亦屬可笑此時大計應斂兵自固靜以待動不必攻城不必攻壘連絡軍營以待援賊之自至審機審勢以求大戰若孟浪輕率恐必誤事也

湖北之兵盡注下游義渠先生來函以陳德圍無人守禦我亦無兵可分也總之萬餘兵勇若布置得宜即二三萬賊來戰未嘗不可取勝若以萬餘人而不能戰守合宜則亦可羞也乞戒諭各營勉力自愛莫直逼城下致使不能施展莫立意攻堅致損士卒銳氣先求穩固不敗然後相機防剿賊多烏合非官軍可比賊計在包抄我軍須防其後切囑切懇

致漢陽府劉冰如齊衛　正月二十三日

昨得復函明白切實舉善無溢詞覩人無俗念即此亦足徵公之胸次矣鏡颿以品行純謹才堪經世作

考聽孫以綜理精密志行清嚴作考已繕摺擬月內
拜發措詞在軍務注意在地方必軍務乃能破格保
留也稍暇當加函寄閩仍乞老兄函致弟傾慕延致
如飢如渴之意文忠清德冠時此來繞道遄行亦殊
不易應從何處寄致盤費乞明以示我林翼每念治
理之要賢才爲本苟不知求賢卽勞心焦思亦屬廢
事公其隨事留意苟有一節之可取一行之足稱者
乞手函示我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鳥之求木人之
求氣口腹之求食無水無木無氣無食則一日不安
日卽於亡得水得木得氣得食則生此理至明人自

不察耳又孔子之教各舉所知周公之訓人無求備大抵聖賢不可必得必以志氣節操爲主嘗論孔孟之訓注意狂狷狂是氣狷是節有氣節則本根已植長短高下均無不宜也昨讀聽孫所寄閣下家書其言蘇人作善僕慕其名若去奢崇儉以虛用作實用尙可多養一二萬人此卽孔子用力於仁力無不足之義又言旅居淸苦一介不取無忝所生又言豪富僕泰州縣般樂怠傲旨哉斯言固志節之士也中心嚮往不能言罄

復厲伯符觀察 正月二十三日

三河桐城卹賞可於正二三先行每月解三萬極少須二萬條希庵之意口糧可欠而卹賞不可虛也今日都公據多函來咨似嫌太湖兵少又據唐道稟稱同情凡官軍之技倆不見賊則捨命仰攻一見賊則倉皇畏戰此天下之拙工也唐道來稟又言陳德園空虛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蔣道駐剃橋豈可移動凡將總是一勝即驕一敗即怯此最誤事已於今夜連發三四函囑其斂兵自固以待賊撲之自至不知戰而知攻不善攻而蠻攻此等將領令人悶悶湖北後路前路均是少將諺云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

勇斯言也其有味哉其有味哉湖北餉項終虧乞早商如何節制之法

致李次青觀察 正月二十五日

二月未得滌丈書深以爲念滌丈深痛脊令又痛迪庵閱其精力漸減乞護持之天下事成敗利鈍早已了然於中矣林翼尙然何況心通天人如滌公者乎惟經手未完前此心血可惜若竟不能成自有一條灑脫自在法門有一二幾希之望仍不如盡力幹去譬之大海遭風已知萬無可救然苦無島嶼可望行固不得活不行亦必不得活也建昌近事江右近事

均乞十日一示及夷務顛倒謬誤大亂不遠天下之禍不盡在盜賊矣近年有無異才奇士在胸中乞明以示我拔營蘄水距黃州百五十里二十九日與希公同往下游各將頗無智畧統將無才是所懼矣

致官節相 正月二十六日

粟仲然到營欣悉福躬已安惟珍衛萬善爲慰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滌帥不能渡江毫無疑義如能如其所志循江岸而淸皖南亦鄂之利也私計恐此舉亦尙不能都公有退志林翼豈堪幷任耶無論才實不可亦力有不及一多處應以所帶八百人爲度其

新到黑龍江西丹請速撥歸舒公其駐荆橋之巴姓寶慶本是舒公撥交迪庵從麻城改撥之營非多部下也其都公親兵尚有西拉布黑龍江二百餘人如都公欲假可撥歸舒公即札飭駐宿松荆橋亦可必乞以公牘行之一希庵與林翼之軍與蔣道之軍應歸一氣即無馬隊相依亦可用也況舒公純良隨時可以策應之多欲自當一路除馬隊外尚有鮑鎮可以久隨唐道可以暫隨其蔣道一枝仍專隸希庵與林翼爲犄一滌公欲鄂代奏察哈爾馬匹三千匹會函允代爲購馬而滌帥已奏應請鈞酌示行如應奏明即請主稿或司中代以擬亦可

上各事敬乞鈞度都公尤乞緩留哉必不得已劉營養病亦可尤要者分馬兵之小半與舒則兵機乃千萬妥善

致昌營余會亭參戎 際昌二十八日

近日軍情賊勢如何幸隨時告之應商之事開列於後一天堂之賊另作一股豈非預爲窺伺英山及兩蘄羅麻地步一貴營移英山之城外十里近又移進其陳德園一路可保無虞否一貴營二千人分七里之內駐營不嫌疏闊否有賊一二萬人可守可戰否一賊若小股來試二千人可抵禦特不宜高興遠追

賊若以大股萬人來試二千人如布置精當出奇制勝亦可捷也若賊以二萬人來圍則營中之薪米軍火汲路須預先思議能守十日則兵乃可到一陳德圍已札飭彭牧集團然僅恃團勇則萬不可戰平日查奸細臨時助聲勢則可耳一姚敦禮之五百人不知可戰否姚敦禮本人不知膽識何如可調與否當思議示之

一　致禮中營姚主政 敦禮 三十日

得二十六日之信知賊進千堂畈合騰雲廟黃沙嶺一柳家畈近萬人賊蹤近更何如賊計約畧何如尚乞

續報望速望速羅田應齊圍把卡速飭告之來信言意在窺何楚疆其在陳德園與兩蘄耶其在英山羅田耶

致唐義渠觀察 正月三十日

賊竄麻城羅田本是意中之事弟之不敢輕進實係手此而下游諸將不知也此時若竄羅麻弟處六千人尚可應敵若分枝分竄或再繞光固之間另竄他處又出麻羅之上則力更難矣至貴營已至太湖糧道須改由宿松此一說也應由尊處咨武穴局與丞及札宿松史委員如專注龍灣應以并力回救爲是

一切情形弟不能遥制總之不攻堅不蠻打則士氣不傷即萬賊亦可戰也一切謹慎行之老兄老於兵事當知其妙矣如英山兩蘄無警兄可自酌或靜或動弟不遙制如英山兩蘄有警則請回援至麻羅一帶弟自任之

致羅澹村方伯

承賜寄秋門先生所言漕糧改折較徵本色爲難查天下漕弊小戶交折色大戶交本色小戶折色者與國及鄂省三十餘有漕州縣均係以錢折米未聞以銀折米者小戶交折色愚弱良善書差欺壓數至倍

莛向來監利每石折至三十六串文江夏每石折至十二三千文其餘每石九千至十八千十九千文者積弊已百餘年至於大戶則以本色完納書吏不敢盈取州縣用費不足則以小戶之有餘暗爲取償是湖北二百年之虐政亦天下有漕省分之積弊也嘗謂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者仲山甫是也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今日州縣書差之於錢漕是也經某於七年痛加删減三次奏定一例改折大戶小戶是紳是民較若畫一奉　旨嘉奬經部覆準並經通行有漕省分以爲準則翁二民先生江南大戶也謀以此法

爲可救民而利國姑即湖北一省而論自去年一律改折痛加刪減之後每年減收民閒之錢二百六十餘萬串文儻能行之十年藏富於民閒者可二千六七百萬串文鄂民安得而不富乎秋門先生一省之望也即不爲興國計獨不念通省大計其藏富於民者爲數甚鉅乎又言花麻積滯穀不值錢是豐年之情形湖北湖南大局皆然何獨興國且賴花麻而後有錢而後有銀也此固不必較論又言興國半是小錢投櫃揀去其半查小錢必應嚴禁安徽福中丞不禁私行小錢以致物價日昂民生日困此事關係錢

法大政民生緊要必須官與紳與商賈市鎮通行會議一律嚴禁如有私用小錢者本地紳商一律議罰若僅文告示禁或假手書差或委託捕廳則不過需索錢鋪陋規而於實政則有害無益應請嚴札嚴示飭行至向牧之委捕廳查禁私錢與例案雖無不合然捕廳之力何能禁止私錢不過爲調劑捕廳起見若思調劑則本官可以量行解囊助之不必藉公事以示惠此向牧之大錯也應即飭行又言向牧慈仁下不畏法是誠大過亦弟等委任非人之過應酌擇嚴健强項之吏以資整頓又稱現在商之向牧銀錢

並收此則斷不可行以錢折收係奏定奉準之章不能任意改移又閱向牧寄信稱奉給諫之令宜聽錢鋪代花戶完納若由錢鋪兌銀交櫃則錢鋪每串可獲銀七釐查興國前因銀匠積弊太深痛行裁革若如給諫之意又以利權歸之錢鋪試思銀店與錢鋪其弊等耳不過二三姻亞開設錢鋪之人慫恿以奪官民之利耳夫事之有益於國於民者吾輩當盡力行之若於官民無益而取官民之利以資錢鋪則必不可行況錢漕重件官吏考成甚重若不責成官吏而委利權於錢鋪異日流弊不可勝言非興國與給

諫之利也且給諫不許民間自封投櫃而欲以錢鋪代民成兑是即顯違自封投櫃之定制而又必於書差之外添數百虎狼於錢鋪之中此議斷不可行應請一面函復陳給諫仍一面函諭向牧至為感企

致各司道

林翼泛舟黃州讀小宛之五章疑傳箋釋義蓋未盡也傳曰交交小貌應釋為羣飛貌箋曰釋竊脂無肉食粟失其性不能自活亦未盡當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喻今日之差胥周圍民居所在啄食之也交交喻羣竊之義竊脂喻貪殘之狀哀我塡寡宜岸宜獄

喻今日之官長不問黑白凡到案卽先羈押班房也詩人自知孤弱無可訴而以岸獄爲宜其忠厚悱惻哀而不怨亦亦可傷矣呼長上而冤不可申卽卜之鬼神亦無善兆詩旨尤爲沈痛管見所及錄呈鑒政或亦瞽賦矇誦之一得乎夫經在致用政貴安民苟其存心濟物力無不足敬乞司道鑒定如以爲可採乞作函札訓勉府州縣以時省覽而垂戒焉

致長陽縣程光第

閣足下到任結案二百八十起百姓有不要錢能了事之須本年足下別時有立志作好官之概林翼愚

略賞其言而不知其果有實濟也吾人作官在廉在勤及是時明其政刑猶可補也勉敦志節靜聽循聲是所至感林翼初到黃州軍政少暇縣閒佳譽欣忭無已

致鄖陽府李午山

別來甚念鄖爲明代重鎮特立巡撫益嚴畫也閣下才智優爲之特同城之人虛浮驕怯恐誤公事如有實在劣蹟不妨詳以示我我於世味無所嗜好利鈍成敗升沈禍福皆不計也又棗陽有巨匪謝開基亂襄鄖者必此人也以其殘忍嗜殺迥異尋常盜賊弟

已札飭襄鄖道府及唐丞矣吾儆唐焦久而不應又料此人未必久居棗陽非走河南即竄鄖陽耳敬乞物色鄉里傑士懸賞購綫極力緝拏如能格殺此人則功德甚大楚民其感且不朽

復應山縣吳木齋 林

所禀均有心思若再閱歷有年便是大有條理之才以其質地本樸實也應山之士民習見官之無耻遂自忘其耻習見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百年痼疾豈一旦所能挽回來書以寡廉鮮耻習與性成渾括一縣之士民斯言也抑何不仁之甚夫士民之風俗在

父母斯民之轉移果能隨事隨時諄諄教誘則天良具在自知感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互鄉難言孔子進之此古今不易之理特必寬以歲月行之以漸持之以恆乃有效耳獨是積弊州縣貪吏在官則劣紳與官一氣集事轉易作以廉吏爲之水火相搏轉不能集事然此亦古今恆情天下通病昔子產治子皙子南之獄始右子皙而逐子南以子皙之宗强而子產之爲政日淺令有不行也繼而并誅子皙一事而前後異詞子產蓋識時務之俊傑矣孟子所謂操心危慮患深德慧術知者殆即指此作官久臨事多則

昔年所讀之書均思之有味吾子其體驗物理人情以施於政事始患其捍格終必渙然冰釋油然理順矣又此時宜急訪正派士民加以恩禮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試深思之

覆孝感縣文 南邦

讀來函備悉涖行精勤良深感慰聽訟是教民養民之大政知情偽而折服董戒之教也省株連而不擾其生計約胥差而不使滋蔓即養也足下優為之矣鄉居益陽已數百年先世十餘代無訟事而鄰里鄉黨之以訟破家者比比皆是是可傷也錢糧設局保

甲設局最爲得法濱川隱匿詭害逋糧七八千之多歷任因循坐視不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動於中吾輩司牧如大戶之派人庀家政今使家宰不顧主人之田廬市廛徇人情而任其逋匿主人必曰此不忠之人也當謝絕之獨於 國計則上下相蒙恬不爲怪則又何必歲費數百萬之帑盡千萬人之命以爭此土地人民乎讀來書錢糧粗舉其端未竟其緒八月之久原難急切苛求然此事必仗足下澈底澄清乃可有濟他人必無望矣若賠墊以顧目前是苟安之計非可久可大之規也所關貲才如張

子已延爲家師夏與姚與田與金均攜手同行夏尙未到徐硯農贈以行資入京北上之期必至瀴川可再惠給之弟嘗恥沿門發卷子囑徐公勿爲此舉未知城北之美以余言爲然否

胡文忠公遺集卷六十終